

2. 徐愚齋地產失敗牽連錢莊 22 家

上海自泰西互市，百業振興，萬商咸集，富庶甲於東南，地價日益翔貴，以今視昔，利逾百倍，蓋亦有幸有不幸焉。如余所購之地未建築者達 2,900 余亩，已建築者計 320 余亩，共造洋房 51 所，又 222 間，住宅 2 所，當房 3 所，平房街房 1,890 余間，每年可收租金 122,980 余兩。地畝房產名下共合成本 2,236,940 兩外，又買存各項股票除沽外實存 426,912 兩，八折作 341,530 兩。又合業典當架本 348,571 兩 3 錢，七折作 244,000 兩。股票抵押各欠 397,000 兩，共計實有銀 3,409,423 兩 3 錢。股票八折典本七折作銀 3,219,470 兩。地畝房產初意招股合辦每股本銀 10 兩，集 400 萬兩之大公司，先收股本 200 萬，後繳 200 萬，以成公益之舉。旋有英國友人名顧林，本運動家，與余商定，擬至英京將所有房屋按銀 200 萬，四五厘息，20 年期，助余興筑。啟程赴英時，余因贈以程儀萬兩，其時余所置地產只值 150 萬兩，因復添購 60 余萬。詎料顧林回國後，初聞患腦病，繼聞成癲癇，竟致去同黃鶴。計公司往來錢莊 22 家共銀 1,052,500 兩，又股票抵款 419,920 兩，又洋行房產找頭抵款 720,118 兩，又各存戶 329,709 兩，共計該款 2,522,247 兩。不虞突遭癸未〔1883 年〕之變，中法拘兵，越南、台灣、馬江悉開仗，法兵輪駛抵吳淞查進出口之船，并揚言攻製造局，以致人聲鼎沸，紛紛遷避，一民船賃價至二三百金，舉市所存現銀不到百萬，恐慌不堪言狀。巨家如胡雪巖、劉雲記、金蘊青，皆相繼壞事〔即倒閉〕，其餘號商店鋪接踵傾倒不知凡几，誠屬非常之禍。各錢莊草木皆兵，于是與公司往來之 22 庄公舉在事六人，乾通庄馮澤夫、延生庄張子循、安滋庄周味蓮、咸吉庄李墨君、義裕庄洪晉卿；公司亦舉六友，黃煥烟、屠雲峰、謝綏之、嚴芝楣、及本公司友周榆齋、穆畚經，共同商榷，議將余所有款 340 余萬全盤推出，以鎮定 200 余萬之款。馮澤夫倡議即以該款每股作 500 兩糾合公司，具有見識；乃商于謝綏之托其運動盛杏蓀與股一半，公司即可成立。

詎謝綏之云盛亦一空心大老，无力于此，似可不談。于是轉商各庄，各庄但顧目前，亦無遠謀，議定以兩年為限，售現分攤，不能不以賤價脫手，以三百數十萬成本之產業，只攤作 200 余萬之款，清償完結，受虧至八九十萬，豈不痛哉。

（徐愚齋“記地畝股票合業始終興敗事略”，“徐愚齋自叙年譜”第 35—36 頁，1927 年 9 月香山徐氏校印）

編者注 徐愚齋名潤，號雨之，曾任招商局總辦。

3. 阜康雪記銀號倒閉的影響

阜康雪記，巨號也，各埠皆設立庄口，專作匯兌。前日因有解出銀數十萬兩，而本埠近日市面甚緊，一时无從調補，其經事人竟避往寧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彌縫，遂亦停歇。寧波之通泉錢庄與通裕銀號同此東家，寧關道聞信，查知通泉庄之經手亦已避匿，而通裕銀號之經手人復自詣道署，自請封鎖，是以瑞觀察即飭鄞縣將該庄查封。至開在浙江之四典，聞上海關道亦委謝湛卿刺史前去發封。……

（“申報”1883 年 12 月 3 日）

阜康雪記銀號因近年來積絲太多，以致成本不能周轉，將號停歇。但昨聞其所積之絲，月前先以 2,000 包賣與怡和，又 6,000 包、7,000 包，分兩次賣與天祥，故日內絲已賣完，銀根或可稍寬。惟價銀恐須陸續收回，一時未悉數到手。至該絲急切出售，想亦〔未〕必有善價也，惜哉。

（“申報”1883 年 12 月 9 日）

編者注 阜康雪記銀號，在上海稱阜康錢庄，為匯划錢庄之一，系胡光墉即胡雪巖獨資開設。

光墉藉官款周轉，開設阜康錢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內外，僉以為陶朱猗頓之流，官商寄頓資財動輒巨萬，尤足以壯聲勢。江浙絲茧向為出口大宗，夷商把持，無能與競。光墉以一人之力，壟斷居奇，市值漲落國外不能操縱，農民咸利賴之，國庫支黜，